

卷五

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目

自古青春有几更憐國內嬌恣荒淫只怕沒休時慾海沉淪无底共說鄭

家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說春秋列國分爭恃强厭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善政

最少淫風偏多單說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

愛及長到十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媯之

容貌萬物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

移恍恍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姬之居窺見少年堪作鴛鴦之配惜彼

青春窈窕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闈房中有兩個丫環一名荷

花一名芙蓉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

書名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2
編號 D8663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株林野史 卷之一

株林野史四卷終

株林野史卷之五

第十一回 巫臣醉戲芸香姐 佳人大鬧牡丹亭

且說巫臣把夏姬娶在館舍向夏姬仔細一看果然生的面似海棠春月目若星朗秋波翠黛初舒楊柳朱唇半吐櫻桃窈窕輕柔丰姿仙雅雖然年近五旬猶如二八之女暗自喜道這也不枉費了我心到了晚間大設酒宴與夏姬對飲燈光之下但見夏姬面似芙蓉眉如楊柳妝成如畫春山日底盈盈秋水風姿飄逸媚態迎人不覺慾火上升陽物昂然挺起飲酒中間早將老子三陽丹吞在肚內這陽物又粗了好些又長了好些趁着酒興遂將婦人摟在床上夏姬脫得赤條條的巫臣便拉開兩腿仰起肚腹但見酥胸微露俏眼橫斜粉臂平拖鬆抱一灣秋月脂香暗竊輕搖三寸金蓮巫臣遂將那物插入牝中左拘右搯十分高興那夏姬陰戶聳得高高的龜頭往左亦往左龜頭往右亦往右淫聲浪語好不風流俄而屈巫把陽物拔出仰身臥着昂然豎起五六寸長這

大東西夏姬遂翻身跨上去把陰戶湊着龜頭往下一坐套了個到底屈巫捧着雪白個屁股一起一落夏姬在上不住的一吞一吐弄了許久又一個翻身將夏姬按在底下拿起兩隻小腳來看玩多時連呼有趣然後雙手提起兩腿眼光注重山口看大將軍葫蘆戰谷七擒七縱進退出入之勢以致咕咕唧唧一片嚮聲迎耳夏姬只叫爽快不絕直弄到四更以後方才收雲歇雨夏姬枕畔問屈巫道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之事訴說一遍下官爲夫人費了許多心計今日得諧魚水生平之願足矣但下官不敢回楚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諧老百年豈不便易夏姬道原來如此但君不回楚那使齊之命如何消檄屈巫道我修表張一道叫人送與楚國方今晉楚相抗我與夫人赴晉便得庇身說罷二人交頭而眠次日起來修下表張一道付與從人寄復楚王遂與夏姬同奔晉國晉景公以兵敗於楚爲恥聞屈巫之來喜曰此天以此人賜我也即日拜爲大夫賜以采邑屈巫乃領命去了以

巫爲氏因名巫臣將夏姬名芸香二人自此安身於晉不題却說楚共王接得巫臣來表而看之略曰

蒙鄭君以夏姬賜臣臣不肖遂不能辭恐君王見罪暫往晉國使齊之事望君王別遣良臣死罪死罪

共王見表大怒召公子嬰齊公子側使觀之公子側曰晉楚世仇今巫臣適晉是反叛也不可不討公子嬰齊道黑對蒸母爾是有罪並宜討之共王從其言乃使公子側領兵抄滅巫臣之族使公子嬰齊領兵拿黑對而斬之兩族家財盡爲二人分得享用巫臣聞其家族被誅乃寄書於二將略曰

爾以貪殘事君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等疲於道路而死

嬰齊等秘其書不使聞於楚王巫臣爲晉謀策請通好於吳國因以車載之法教道吳人教其子狐庸仕於吳爲行人使通晉吳之信往來不絕自此吳勢大強兵力日盛盡取楚東方之附國楚邊境被其侵凌無寧歲矣此是后話不題

且說巫臣到晉遂蓋了一所花園正值春和天氣名花開放桃李爭榮內有一所別院非常雅致前后左右俱是牡丹正中蓋一所亭子名曰牡丹亭日與夏姬宴飲其間一日巫臣不在亭中芸香偶然走到牡丹花下賞玩一會遂到亭中時值月色當空照得亭中如銀似玉景致甚佳遂令小娟搬過一條春凳自己坐下又令小娟拿過一張搖琴纖手輕舒玉腕徐展將瑤琴搏弄彈了一會復輕起朱唇低低唱道

一夜輕風香蓮墜小紅逗螢燈數點朦朧夜涼水涼魚潑刺人倚石欄東溽暑旋消空灑灑露氣濃憶去年酒滿荷筒吹罷清音江浦上般治在柳陰中

右調唐多令

芸香在亭上正唱之時巫臣早以走到亭外忽聞歌唱之聲遂立住了腳細聽之如鶯簧巧語好鳥和鳴知是芸香妻在此消遣遂在亭外立聽他說些什麼只聽芸香唱完叫小娟接過琴去自己脫了外衣只穿小衣睡在牀上又見小

娟往後庭取茶巫臣遂躲着小娟緩走走至亭中高聲道夫人唱的好曲子也芸香見巫臣走來遂立起身來說道不敢言好聊以消遣耳巫臣道今夜月色光明下官與夫人就在亭中歇息何如夫人道有理說着說着小娟捧出茶來夫人用茶已畢遂命小娟取出香衾繡枕舖在藤子床上打發小娟去訖巫臣向芸香說今夜月朗之下與夫人大戰一場何如芸香聞聽情興大動脫去了小衣服仰臥在牀上將綉枕墊在腰下巫臣把陽物顛了三顛昂然高舉又吞下丸藥登時間分外長大了好些急忙跨上馬去却將玉莖擱在陰戶欲入不入故意的揉擦把個芸香弄的牝內如火燒一般下面淫水涓涓不絕急問道這是甚麼故事可急死奴家了巫臣道這叫做聞香不到口俄而月上紗窻照在芸香身上光艷潤澤如一團白玉有趨之極巫臣慾心如熾遂弄入牝中直頂到花心以上少傾又略提一提將玉莖滿牝內亂攪如攪轆轤的一般芸香問道這叫做甚麼故事巫臣道這叫做獅子滾秀毬一會又叫夫人起來用手

扶住了椿橙自己在他后身用手扣住兩胯連抽了數百次弄了一會隔山取火終覺有些不妙遂走到牀上自己仰臥於上叫夫人爬上去坐着將臀擻起往下坐咕唧的一聲就全進去了芸香此時勢不由己遂一起一落淫聲浪語不住的哼哼巫臣問道夫人曉得這個名色否芸香道莫不是朝天一柱香乎巫臣道然也於是二人你親我愛通宵不寐誰知隔窗原有耳牆外豈無人情景都被小娟聽見了你道他怎樣聽見這小娟與夫入舖了牀知他二人情動遂不去睡躲在亭子后邊聽他二人上馬的時節方才走到窗下暗暗竊聽一五一十都聽在心內也是一夜未睡到了臨明之時方才走回自己房中去眠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赴私約使女偷春 逢急難荷花尋主

且說小娟聽了一夜回到房中去睡那裡睡得着細思窗下所聽之言心癢難受一時間恨不得有個俊俏的男子摟在懷中與他擣擣那件東西纔好想了

一回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道呵有了我想看門的李福二十八九正在強壯之時又無妻子自己睡在耳房不知怎樣想這件事兒哩常言說的好男挑女如隔山女挑男如隔紙趁着天色未明主人尙睡與他快樂快樂豈不妙哉遂穿上小衣悄悄走到耳房邊見房門緊閉窗戶開著半扇伸頭往裡一看見李福仰臥在床上赤身露體挺着那四五寸長的東西青筋暴露在那裡酣睡小娟一見不由的春心搖蕩慾火上炎看了看四下無人遂即跳入窗戶裡頭復將窗戶緊閉脫下小衣赤身抓上床去騎在李福身上將牝口湊準龜頭往下一坐進去半截小娟本是未經人事的未免有些疼痛只因情急又黑夜裡聞聽那事牝口帶着好些淫水不甚覺苦遂漫漫將身子往下磨擦漸漸到底李福在夢中覺得快活醒來看時却是內宅使女騎在身上急問道姐姐你從那裡來我李福好造化也小娟終是個閨女見李福醒來問他不覺滿面通紅下馬欲逃李福起來一手扯住道誰叫你來的怎的又要走一手按在床沿上將玉

莖頂入牝中李福動的急了不管好歹往裡直擣一口氣抽了一二百回那小娟那裡忍受得起遂央道哥哥漫漫些我那裏頭疼得狠李福見他嬌言美語的央他遂漫漫的抽送不多一時李福慾火大動將身子挺直往裡直擣扯的一片聲水響那小娟下面苦苦的央告李福也聽不見了將玉莖往裡一聳直到花心上緊抽數十抽方才洩了唧的一聲將那物拔出看看小娟下邊早已鮮血淋漓天已大明李福見他不能動轉方才忙了手脚問道你何時來的怎麼來到我房小娟將窗外竊聽之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說的李福興動又要再戰小娟道戰不的了在弄就弄死了你快與我穿上衣服罷李福也不敢相強扶起小娟與他穿衣這小娟將身一起牝內如刀攪一般疼法復又臥倒李福方與穿衣未及穿完院內書童一片的叫李福李福未回答書童早已走到窗外叫道李大哥你好睡到如今你還不起來老爺在亭中立等你說話李福跑出門外才要關門書童往裡一望早已看見小娟赤身睡着遂向李福說道

好事這樣一個鮮桃却叫你獨自受用李福道好兄弟不要言語二人走到亭外問道老爺叫小人何用巫臣道牡丹花有些枯旱叫你澆灌澆灌你怎麼儘不來李福道小人起的遲了巫臣罵道狗才狗才李福去澆灌牡丹不題那小娟睡了一個時辰方才疼的輕了漫漫扒下床去穿上小衣往外一步一步的走只望走到自己房內去穿衣服再去服事太太誰知芸香從亭內叫他撞了一個滿懷芸香怒道小淫婦你往那裡去叫我各處叫你小娟聞言不覺赤耳紅腮的答道往廁中去淨手來芸香見他面上發紅知道有些古怪遂叫小娟隨我來小娟下部發疼難以支持雖往前強走只走不動芸香卽一手拉過來照臉一掌說道你實對我說你幹的何事我便饒你小娟道實是往廁中去芸香道爲何這等走法小娟道廁中有塊磚頭把脚扭了芸香那裡肯信又要拷打小娟見不能瞞遂跪下道小娟實是往李福房中去來芸香道去做甚麼小娟只得從實說了一遍芸香也不甚怒笑而罵道小淫婦你本是未開的鮮花如

何當的他那浪蜂狂採既然如此待我與你老爺說知把你給李福爲妻你願否小娟磕一個頭道難得太太如此寬洪謝太太的恩典衆位你道芸香爲何不甚怒因他本是個淫貨日後倘有差錯恐怕小娟與他洩漏故爾如此這是後話不題且說芸香領小娟走回亭中見了巫臣將小娟之事說了一遍巫臣也笑個不了芸香道小娟尙無男人李福亦無家室不如把小娟賞他爲妻巫臣道這也使得即時喚過李福來罵道你這狗才幹出這事來本當重打姑念你是個舊人暫且恕過你可知罪麼李福道小人知罪巫臣又道如今你太太將小娟賞你爲妻快與太太磕頭謝恩又同小娟二人並立向主人磕頭遂成夫婦這話暫且不題且說那荷花自從在花園避楚兵去後即逃出園外走到一所庄村渾身汗流喘吁吁的甚覺難走且喜庄頭上有一座大門遂坐在階上歇息這正是

千里有緣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且說這家人家姓羅老頭叫做羅彥是個財主人家秉性極好如遇着事一毛不拔人皆稱他爲羅肉頭到了四十歲上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愛奇老兩口子愛子如珍寶此時愛奇已長到十八歲了不好攻書終日在外眠花宿柳賭博窩娼不作好事衆人知他如此也無有與他說親的這肉頭愛財帛只因溺愛過甚也就不肯管他只听其所爲便了此時愛奇正欲出門忽見荷花坐在門首遂立住脚仔細端詳見荷花年紀有三十餘歲生的面目白嫩身材窈窕金蓮止有三寸又見他呼呼氣喘知他是遠方來的遂問他家鄉姓名荷花想一想到我真姓名是說不得的因答道我婆家姓張丈夫張仁在許家莊住離此地約有五百餘里只因遭了天火合家俱已燒死只逃出我一人我要赴娘家去走的迷了路逕故來到尊府暫歇片時好趕路程愛哥復問道你娘家何處荷花道在荊州愛哥道你家太遠不如在我舍下歇息二日我備了驢子送你去荷花道非親非故怎好取宿愛哥道救人之急原是好事有何不可荷花

也情知其意故意的推辭了一番愛哥強扯他進去到了自己的坐客書房裡背著爹娘買酒買肉與荷花吃了到了晚間荷花假意相辭被愛哥一把拉住宿道白吃我東西麼遂把荷花抱到床上解去衣服雲雨起來那荷花是個久戰疆場的並無懼色二人一鎗一刀直戰至天明方休如此住了幾日老兩口也知道了竟無可奈何及看看荷花果然俊俏遂把荷花認做媳婦叫他兒子與荷花拜了天地成親住了一年有餘也是羅家該着倒運忽然進去了六七個強盜拿着羅彥點着一個秫楷用火燒着與他要銀子羅彥本是個捨命不捨財的大聲叫道老婆子他就燒死總別對他說銀子去處老婆說我知道了那賊聞言大怒將老頭一刀揮爲兩段前去殺他老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授故主天假機緣 結姊妹同享富貴

話說那一夥強盜殺了羅彥遂將他老婆殺害跑至愛哥的門又將門一刀劈

開賊人進去見是他小兩口在那裡睡覺將愛哥一把提起問道你實對我們說你家銀子究在何處我便饒你愛哥嚇得不能說出話來賊人只道他不肯說又一刀結果了性命荷花見他行凶恐怕殺害自己遂拿着胆道銀子去處我知道賊人問在何處荷花道在樓梯邊衆賊聞言叫他領着去找荷花渾身精光抱着一床綾被披在身上慌忙之中早把白生生的陰戶露出荷花也顧不得羞恥跑到樓上指着樓梯下墤子衆賊一齊打開見是雪花的銀子即將繩捆了加上杠子抬了就走荷花見他們去了方才到房中穿上衣服喊叫起來衆位鄉親都跑到羅家來看見羅家四口只落一個在那裡啼哭衆人忙問道小娘子這是怎的荷花應道夜間來了一夥賊人把銀子拿去將合家殺了才領着衆人去看尸首原來荷花口甜衆人俱喜他遂一齊道待我們與你生冤于是叫了地方達上報單官府親自來驗了令荷花具棺木將他三人成殮衆人帮他治辦喪具官府回衙着捕役四外緝訪不提且說荷花將他三口殮

葬已畢獨守清閨已覺寂寞又夜間聞聽鬼叫不勝恐懼一日在門前問站見門首坐一行路之人見荷花出來即便站起來道行人渴甚望賜一杯水吃荷花命往內宅取水遂問那人你是那裡去的那人道我乃晉國申公巫臣的家將往吳國小主人那邊送字去的荷花道昔楚國有個申公屈巫怎麼晉國也有個申公巫臣那人道這個申公巫臣就是那申公屈巫荷花道既是屈巫他怎麼又到了晉國那人道娘子有所不知他爲私娶了個夏姬不敢回楚因仕于晉荷花忙問道那個夏姬那人道就是夏徵舒的母親荷花驚問道那夏姬可還无恙那人道我主母如今還壯健多哩說着使女端了茶來那人吃了說道多謝了就要起身荷花道你是才往吳國去可是自吳國回來那人道自吳國回來了荷花道我就是你主母的使女我久訪問主母未知去向今天假其便咱們同往如何那人道如此甚好遂把家中細軟東西收拾裝載一輛大車與家將同行荷花問他姓名他說我姓高名強高強又問荷花家中加何

先人荷花把被賊之事前后說了一遍高強也嘆息不已曉行夜住行不多几日來到晉國荷花下車進了申公府內見了主母放聲大哭芸香問他前后之事荷花細說了一遍芸香不覺洎流滿面遂令人將他車上東西盡搬在內宅就叫荷花仍歸服侍他遂叫荷花與巫臣磕頭巫臣問他的來歷芸香替他說了一遍巫臣問爾咨嗟不已到了晚間巫臣與芸香對飲荷花侍立于旁巫臣見荷花的容顏未衰有意收他遂問夫人道荷花丈夫已死下官欲給他招個女婿不知夫人心中如何芸香道招那個巫臣道就是下官何如芸香就叫荷花與巫臣磕頭荷花尊命行禮又與夫人行禮芸香一手拉起往后咱莫論主僕只以姊妹相稱遂叫荷花就坐三人開懷暢飲飲到許酣之時遂與兩個夫人同入帷帳巫臣道今夜要弄個明白的遂將桌上燭合遞于芸香各將衣服脫去用燭光一照見荷花牝兒白生生的陰毛稀少因大動情興不用分說抱將過來推倒仰臥高合兩足騰身上馬挺矛直入芸香執燭在手喜孜孜在旁

觀風但見荷花酥胸微露俏眼半斜粉背橫拖柳腰頻轉巫臣儘着本領弄的
荷花如風中擺柳攖緊腰肢扇擺叫快不絕芸香看了多時不由春心搖蕩陰
戶內就如虫鑽的一般把兩雙腿緊緊夾住尙然奈不過去伸手將巫臣身上
着實掐了一把巫臣知他興動遂發狠把荷花頂了一會撒開荷花又將芸香
燭與荷花拿了將芸香放倒架起金蓮看清了那茶細的縫兒挺着陽物往裏
一聳曉的一聲已進去了直抵花心緊頂在牝蕊上研擦遂淺抽深送忽落忽
提芸香纔覺津津自味俏眼含情玉臂伸舒燭光之下照得身上非常嬌嫩巫
臣十分興動佳趣倍增捧掐酥乳兩峯軟如糯潤拿起金蓮看玩見他穿着滿
花繡鞋小的可愛伸手摸入陰戶緊緊箍着龜頭間不容髮妙不可言遂連頂
几頂又摟定粉項伏于他身上臉對着臉吐送舌尖芸香吮了几吮芸又以舌
答之彼此含吮了一會又叫荷花擱下燭台抓到床上拔出玉莖又插在荷花
牝內左旋右抽弄了百十餘回巫臣用上修煉之方一夜也不洩芸香爾用採
戰之術通宵不疲就是荷花也是常經大敵丈夫死后一月有餘今夜得了這
個酣頭怎覺困倦到了次日巳時三人尙然高興因小娟窗外說話方才各自
起來梳洗已完巫臣遂外邊去了芸香叫廚上做了一桌筵與荷花接風賀喜
忽見一對燕子飛在梁上如相識的一般芸香道妹妹你看那對燕子呢喃暢
和咱二人詩思久廢今日何不作詩以暢情懷荷花道姐姐先賦芸香搦管寫
道遠梁燕子故飛飛紫燕應期又入帷圖閣歸巢猶彷彿主人情興尙依稀呢
喃若訴經年別飄泊欣逢此日歸待得秋深如客去更期來歲莫相違
寫畢荷花稱贊不已亦搦管道

鶯花斜日布芳姿乙鳥春歸樣影遲若爲主人尋舊約肯從薄命倖新知他年
弱縷飛香處此日班荆入幕時爲爾消魂三月暮含情疑故說相思

寫完芸香接來一看呀妹妹詩思高遠匪伊所息二人正彼此稱獎只見書童
跑來道晉君十八公主明日請太太服席未知可否且聽下回分解

株林野史卷之六

第十四回 芸香樂府說風情

佳人潛地訂私約

說見芸香與荷花正在彼此稱贊書童跑來手執柬帖說道公主明日請太太赴席芸香說你對來人說明日即去書童去回覆來人不題荷花問芸香道十八公主是何人芸香道他是晉君的嫁嫁下嫁樂書爲妻昨日我曾請他今日是還席了明日我與妹子同去如何荷花道使得到了次日二人起打扮的如天仙一般坐了轎子前去赴席二人坐的原是亮轎走到街市上引得街房上的人爭着亂看都底聲暗語的誇獎二人以爲得意不多一時來到樂府公主打扮的如桃似玉出來迎接三人賓主而進芸香荷花來至後堂一齊謝道蒙公主盛情只得取擾二人連拜了四拜公主急忙還禮道今日接來一叙何敢言擾于是三人分賓主坐下公主因指荷花問芸香道姐姐此位是何人芸香道此是愚妹子昨日方才來道公主說不知是姐姐的令妹失敬了遂命丫